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現代中國文學史

錢基博 著

 華世
BLOSSOM PRESS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現代中國文學史

錢基博 著



朝華出版社
BLOSSOM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現代中國文學史 / 錢基博著. — 北京 : 朝華出版社, 2019. 1

(清末民初文獻叢刊)

ISBN 978-7-5054-4362-4

I. ①現… II. ①錢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現代文學史
IV. ①I209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8)第250603號

現代中國文學史

作 者 錢基博

選題策劃 楊麗麗 尚論聰
責任編輯 趙 倩
特約編輯 孫 開 王春蕾
責任印制 張文東 陸競羸
封面設計 劉敬偉

出版發行 朝華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百萬莊大街24號 郵政編碼 100037
訂購電話 (010) 68996618 68996050
傳 真 (010) 88415258 (發行部)
聯系版權 j-yn@163.com
網 址 <http://zhcb.cipg.org.cn>
印 刷 藝堂印刷(天津)有限公司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
開 本 880mm×1230mm 1/32 字 數 289千字
印 張 15.25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裝 別 精
書 號 ISBN 978-7-5054-4362-4
定 價 112.00元

出版前言

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，傳統的農業文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擊之下徹底被顛覆，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苦苦追尋，思索社會改革的途徑。從最初的『師夷長技以制夷』到『民主制度，天下之公理』（梁啟超語），他們發現要『強國富民』，首先要『開啓民智』，祇有民衆擁有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，國家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大。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裏（一八四〇—一九四九），思想者們從社會變革深入到國民性的改造，用每一部作品見證着中國近代化的遞變歷程。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，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正是收錄了這一時期的作品，大部分書籍都是早期版本，有着極高的文獻研究價值。

清末的中國經歷了『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』（李鴻章語），大清王朝面對西方列強的艦炮，表現得驚慌失措。尤其是鴉片戰爭，使『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，野蠻的、閉關自守的、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』（《馬克

思恩格斯選集》)。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，尤其是在歐美諸國擔任使臣或者游歷的知識分子最先覺醒，着眼于對西方國家的考察，進而反省本國政治制度的劣勢，可以視作『啓蒙』的端倪。如曾擔任駐英公使（兼任駐法公使）的郭嵩燾在《使西紀程》中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對歐西諸國的觀感，他在考察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之後，發現英國政府官員收入超過三百磅者與普通老百姓一樣同等納稅，他說：『此法誠善，然非民主之國，則勢有所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國長久，君民兼主國政故也。』他明確提出了『民主』，在國家的管理問題上，人民也有參與的權利。他在該書中所披露的西方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領域優于大清帝國這一事實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，立刻遭到保守派群起而攻之，進士何金壽彈劾他『有二心于英國，欲中國臣事之』，他家鄉湖南的民衆對他更是痛加詆毀，以至于滿城揭帖，誣蔑他『溝通洋人』，在這種群情洶湧的情況下，朝廷最後下旨將《使西紀程》毀版，從而使該書成了禁書。然而，書雖被毀版，却不能堵死民衆的傳播與閱讀的途徑，上海的《萬國公報》依舊連載該書，張佩綸曾說：『朝廷禁其書，而新聞紙接續刊刻，中外傳播如故也。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啓蒙是時代的需要，盡管清政府發諭旨禁了該書，民衆乃至一些朝廷大員却依舊

在私下閱讀，以便瞭解外部的世界。進步的社會是開放性的，任何企圖『閉關鎖國』的努力都意味着歷史的倒退，祇有開放，與整個世界文明保持同等的步伐，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國之夢。當大批知識分子走出閉鎖的國門，親歷了文明的洗禮之後，也就把啓蒙的智識帶回了中華大地。容闥的《西學東漸記》，梁啓超的《新大陸游記》，崔國因的《出使美日秘日記》等一大批作品介紹了海外諸國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文化。雖然這些作品在認識上仍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，然而却是那時最爲珍貴的聲音。

另一方面，在學術上，中國文化母體內『經世致用』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，也喚起了變革，以康有爲、梁啓超爲首的改良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以實現變革。康有爲的《新學僞經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就是借經學之表論資產階級學說之裏的著作，康有爲的弟子梁啓超更是通過《新民說》一書提出國民性改造。與早期啓蒙者『師夷長技』的器物文明引進不同，梁啓超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領域，從文化心理上更加徹底地進行變革。梁氏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一個橋梁式的人物，被譽爲『輿論之驕子，天縱之文豪』，其影響力不但在學術領域，同時還在文學領域，他所倡導

的『詩界革命』得到了譚嗣同、黃遵憲、丘逢甲等人的響應，黃遵憲的《日本雜事詩》，丘逢甲的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都體現了這種主張。這一主張要求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，用『我手寫我口』（黃遵憲語）的方式直抒胸臆，對長期占詩壇主流的擬古主義、形式主義產生了巨大的衝擊，解放了寫作者的心靈和頭腦。

與社會變革同步的是早期對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譯，這裏面影響最大的是嚴復，他翻譯的《天演論》《社會通詮》等書直接孕育了民國一代的知識階層。魯迅、胡適等人在文章中都曾提到《天演論》對他們思想所產生的震撼。與嚴復略有不同的另一位翻譯家是林紓，他的譯作雖然參差不齊，但在更細膩的心靈層次對讀者產生影響，許壽裳曾回憶，他和魯迅都熱衷於林譯的小說，如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《黑奴籲天錄》《迦茵小傳》等作品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進步社會思潮成爲主流，比之清末思想啓蒙者『求存』的追求，民國以來的知識階層深入到了更加細微的肌理，一方面呼喚社會變革，另一方面進行點滴的建設，革命并不能使所有的一切一蹴而就，在更加深廣的領域，事物的改變是由微觀而宏觀。通俗地說，比之于革命，建設的意義更大。如《中國商業史》《中國

教育史》《中國倫理學史》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等一大批作品都是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建設的理論作品。其中，以胡適和魯迅二人的影響最大，他們的作品一紙風靡，從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人物。

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收錄的文獻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，其中龔自珍、張之洞、魏源、郭嵩燾、薛福成等人的作品可視為『早期啓蒙』，康有為、梁啟超、黃遵憲、嚴復、林紓等人的作品可視為『中期啓蒙』，胡適、魯迅、蔡元培等人的作品可視為『晚期啓蒙』。當然，這種劃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，大部分啓蒙思想者隨着時代的變化，其思想在不斷進步。縱觀整個近現代史，可以發現，要求變革不是在某一個領域，由某一類人發起和完成的，而是全社會的要求。

變革，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。

從清末民初的文獻中，我們能够發現一種豐富性。這些作品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外交、宗教、心理、情感等方方面面，從內而外地淨化着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封建積習。它不祇是對社會的改造，更是對人心靈的重塑；它首重國家社會之建設，同時亦重靈魂心智之喚醒；它是宏大的，也是微觀的；它是嚴肅莊重的，也是活

潑靈動的；這些作品結構精巧，思想內容深刻，擁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，對推動社會主義建設，實現中國夢有重大意義，是近現代中國一百年來最宏富的智識與情感的寶藏。因此，整理這些文獻作品，無論是出于資料保存的目的，還是爲圖書館提供資料副本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。

特定時代下的文獻，當它一旦形成（既指草擬，創作的完成，也指其成爲一個載體），就不可再複製了，也就意味着它將面對消亡。對於文獻資料而言，越接近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記錄，越具有研究價值。文獻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，它祇會消亡，而不會增多。盡管文獻本身的文字可以保留下來，並進行傳播，却失去了當時的時代氣息。當時的作品可能在技巧上，文字的成熟度上不及當代，但它所負載的信息，作者的情感都反映了當時的歷史，也就是說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。

影印的版本有三個特點，第一是擁有文獻的『原始性』；第二個特點是『未經改動的』；第三個特點是『歷史的原貌』。所謂『原始性』，也就是說，它是第一手資料，而非轉述的，回憶形成的；『未經改動的』，是指未被篡改、刪節、挖補的；『歷史的原貌』是指在影印製作過程中，完全依照文獻的原來模樣……這樣製作出版

的作品，無異延續了文獻的壽命。

近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思潮就是『開放』，從林則徐的『開眼看世界』到蔡元培的『兼容并包』，都是在倡導一種開放式的胸襟。而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『開放』這一主題，祇有融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，中華文明纔能歷久彌新。

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編委會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

凡例

一、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（以下簡稱『叢刊』）爲影印本，舉凡所用之底本，均爲該書之早期版本。有清末刊本，亦有民國印本。

二、《叢刊》均依底本影印，未予刪改，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官方立場；原刊本有誤，不予校改，以保留文獻之原貌。

三、《叢刊》所用之底本，因時日久遠存在漫漶的情況，均進行了修復；底本闕文、印刷不清，均保留原貌。

四、爲讀者閱讀之便，《叢刊》中之舊底本目錄未標記頁碼者，編了目次；原底本有頁碼和目錄，未予重複編目。

五、爲保持文獻的原始風貌，影印本保留了原書書影（原書爲多冊，則保留第一冊書影）、扉頁等信息。所用底本無相應信息者，則不予妄添，以免錯訛。

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

錢 基 博

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現代中國文學史

序

余讀班固兩漢書、儒林傳分經叙次，一經之中，又敘其流別；如易之分施、孟、梁、丘，書之分歐陽、大小夏侯，其徒從各以類此，昭明師法，窮原竟委，足稱良史！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，嘗顯開民國紀元以後者，略做儒林分經敘次之意，分爲二派：曰古文學，曰新文學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別；如古文學之分文、詩、詞、曲，新文學之分新民體、邏輯文、白話文。而古文學之中，文有魏、晉文與駢文、散文之別；詩有魏、晉、中晚唐與宋詩之別，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；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，附著於篇。至詩之魏、晉，其淵源實出王闓運、章炳麟，而闓運、炳麟已前見文篇，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，以昭流別；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。特是學者猥衆，難以悉載！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於篇。

又按漢書儒林每敘一經，必著前開以明原委；如班固敘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本受易，孔子、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。是編亦倣其意，先敘歷代文學以冠編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敘來歷，庶幾展卷瞭如；要之以漢爲法。特是規模粗具，而才謝古人。漢傳經師，人系短篇，簡而得要。僕纂文士，傳累十紙，詳而蘊盡。聞之前人，粵在明季，南潯莊氏爲明書，中王陽明一傳，有上下卷，共三百餘頁；其冗長無體裁，可知已！陳寅恪傳者以爲笑！書曰『辭尙體要』，言史之論纂，貴簡不貴煩也。然史筆貴能簡要，而長編不厭求詳。昔在鄆縣，萬斯同、季野、草明史，每爲一傳，必就故家長

老求遺書，考問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雜家誌傳之文，靡不網羅；參伍而爲長編，纒纒數十紙，傳寫者爲腕脫；每語人曰：『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，而吾所述將倍焉，非不知簡之爲貴也！史之難言久矣！非事信而言文，其傳不顯！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無遷固之文是也。而今則事之信爲尤難！蓋俗之偷久矣！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傳各異矣！言語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鑿空而構，其傳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！其聞而書之者，未必有裁別之識也！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爲之極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，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！』

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言可謂有慨乎其言之！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！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：『古人一事，必具數家之學；著述與比類兩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；劉歆賈護之漢記，其比類也。司馬光撰通鑑，爲一家著述矣；二劉、范氏之長編，其比類也。古人云：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』

『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』爲職故事、案牘、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，於是有比次之法！

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報黃大

俞先生僕少耽研誦，粗有覩記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徵文，則揚馬、修陳詞賦，漢書之成規也。敘事，則王、謝詳徵軼聞，晉書之前例也。知人論世，詳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述其生平，抑揚咏歎，義不拘虛，在人卽爲傳記；在書卽爲敘錄，吾極其詳，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。署曰長編，非好爲多多益善也！吾爲劉歆、賈護，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！吾爲二劉、范氏，而斬人之爲司馬君實焉！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。其義防於太史公，如敍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，而見意於項羽本紀，藉項羽之口

以吐之曰『非戰之罪也天也』敍平原君之好客，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，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：『平原君之遊，徒豪舉耳！』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，激射映發，以見微指。是編敍戊戌政變本末，詳見康有爲梁啓超篇；而戊戌黨人之不壓人意，則見義於章炳麟篇，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。如此之類，未可更僕數；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。至若林紓之文談，陳衍之詩話，况周頤之詞話，以及吳梅之曲話，其抉發文心，討摘物情，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，并刪其要，著於篇。亦班書、賈誼傳、裁政事諸疏、董仲舒傳錄天人三策之例也。要之敍事貴可考信，立言蘄於有本。聊疏纂例，以當發凡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無錫錢基博敍於光華大學

目次

緒論

(一) 文學

一

(二) 文學史

四

(三) 現代中國文學史

七

編首

(一) 總論

一

(二) 上古

二

(三) 中古

一

(四) 近古

二六

(五) 近代

二二

上編 古文學

(一) 文

1. 魏晉文

王闔運.....四一

章炳麟.....六八

附黃侃

蘇元瑛.....九六

2. 駢文

劉師培.....一〇六

李 詳.....一二三

附王式通

孫德謙.....一三一

附孫 雄